

林笛儿  
著



玫瑰  
MEI GUI YIN LI  
◆ 引 力 Ⅱ 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玫瑰  
MEI GUI YIN LI  
引力  
林笛儿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引力. 2 / 林笛儿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  
ISBN 978-7-5594-0064-2

I. ①玫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6239号

书 名 玫瑰引力II

---

著 者 林笛儿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策划编辑 唐 瑜  
封面设计 杨 平  
内文设计 罗晓芸  
封面绘制 Candy田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17.5  
字 数 32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064-2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# 目录

- | 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▶ 001 | 第一章 | 罗森桥  | ▶ 144 | 第十章  | 滴水成珠 |
| ▶ 016 | 第二章 | 翘曲飞行 | ▶ 158 | 第十一章 | 烟花易冷 |
| ▶ 034 | 第三章 | 墨菲定律 | ▶ 174 | 第十二章 | 跃迁   |
| ▶ 048 | 第四章 | 暗物质  | ▶ 186 | 第十三章 | 能量守恒 |
| ▶ 068 | 第五章 | 深空失忆 | ▶ 200 | 第十四章 | 万有引力 |
| ▶ 086 | 第六章 | 逆光   | ▶ 208 | 番外之一 | 安安   |
| ▶ 102 | 第七章 | 绝对零度 | ▶ 242 | 番外之二 | 我的晨  |
| ▶ 115 | 第八章 | 琉璃月  | ▶ 267 | 番外之三 | 惜羽   |
| ▶ 129 | 第九章 | 公转自转 | ▶ 272 |      | 后记   |

▶ 第一章 ◀

# 罗森桥

× × × ×

童悦是晚饭前去的“鱼缸”。如果把都市比作纵欢的交际花，这个时间点，她正在淡扫蛾眉、轻贴花黄，不眠、不休的夜还没开始。

小舞台上有两人在跳舞，腿部密不可分，潇洒灵动之中游戏的意味很浓，你退我进，心思缜密却波澜不惊，所有的明明暗暗都融在了舞姿之中。音乐也贴切，节奏分明，铿锵有力，音调时而高昂时而渐消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新请的舞者，晚上助助兴。现在拿把吉他站上面唱歌，酸掉牙了。唉，生意不好做。”桑晨挂着两只黑眼圈，语气沧桑得像个老巫。

童悦白了她一眼，接过她递来的柠檬水：“你真是要钱不要命。”从小年夜到元宵，中山路上的其他酒吧最少也休息个五六天，桑二娘硬是撑足了全场，自然赚得盆满钵满。

“现在能赚一个是一个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呢！”

对，张青可是败家的主，就是座金山，也能被他给夷为平地。童悦毫无同情心地啐道：“你就是个老妈子的命。”

桑晨慢悠悠地喝着酒，难得没反驳：“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男人小一岁就是小十岁，他比我小两岁，三岁一条沟，二十岁就是一天堑。我要是不花钱搭座桥，他怎么过来？”

“他和你联系了？”桑二娘自小就是御姐范，童悦从没想过她被男人搂着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。张青白白净净的，头发留到肩膀，平时扎个小辫，行为举止都不像个正常的人类。桑晨和他一起后，童悦没看出他有多小，就觉得桑晨的品位诡异。但她承认，这两人的组合画面看上去蛮和谐的，如果换了另一个男人，童悦不敢想下去了。

“快了，昨天听他的狗友们说他在泰山拍日出。”

泰山离青台是不太远，但要看张青搭的什么交通工具，他要是决定用脚丈量过来，桑二娘的眼睛要望酸了。这两句话，童悦就自己在心里面嘀咕下。当别人怀有梦想时，不管是幼稚还是可笑，不管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，都不能打击。有梦就有方向，至少不会迷茫。

童悦今天过来是给桑晨送在云南拍的特色酒吧照片，桑晨看了几张，撇撇嘴：“这风格太装了，也就骗骗你们这些游客拍几张照，不是我的菜。结婚的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童悦端起水杯。桑二娘是个爆竹性子，一点就炸。和她说事，童悦向来都再三考虑。事实上她也没隐瞒什么，哪家两口子不拌嘴，舌头和牙齿还会斗上呢！气头上说的话，当不了真。这不，两天没回书香花园的叶少宁，第三天就回来了。现在，

他只要有应酬，都会给她发短信。她收到后，就知道不要等他了。荷塘月色有公寓，叶家的别墅也不算远，所以不要担心他会露宿街头。早饭和夜宵，也不必准备了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浪费粮食是种罪恶。这也是他对她的体贴。教学楼走廊上的倒计时牌，已经快进入了两位数，看一次神经就崩一次。不说吃饭，就连呼吸，她都小心控制着。

桑晨抓耳挠腮，她这样子童悦一看就知她有话憋不住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支支吾吾半天，桑晨豁出去了：“泰华的乐董有个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了，现在是叶少宁的助理，你知道这事吧？宝贝，你可得给我长点心眼。他带她来过这儿几次，我看她可不像把他只当上司。”

难为桑二娘了，把话讲得这么含蓄这么委婉。

“前两天那个世纪大厦主体工程开工，搞了个剪彩活动，还上了电视，我看了，她一直和他头挨着头，不知说什么，笑得像个花痴。她不要脸，叶少宁怎么回事，也就由着她？”桑二娘越说越气，牙咬得咯咯响。

阳光下能有点新鲜事吗？结婚前，整天操心着嫁个什么样的男人，结婚后，整天操心着怎么留住男人的心。人哪是老死的，绝对是累死的。

“别捕风捉影，我有数。”

桑晨一脸担心的样子：“你的智商要对得起你这张脸呀，我都替你愁死了。”

童悦才不愁，人生中注定要遇到什么人，是有出场顺序的。一次相识或者相遇，有的成为故事，有的变成沉香，以一种美丽伤痕的形式在心中隐秘地变迁。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，有一些触及不到却又忘不了的爱。

直白地讲，在每个人心里，都有一个得不到的至爱。车欢欢问叶少宁，如果她和童悦同时出现，他会爱上谁？叶少宁回答没有如果。这个回答有点狡猾，不过也是事实。车欢欢再唏嘘，也改变不了她是后来者。还有她不懂，男人爱谁不一定会娶谁，舍不得娶或是娶不到。

每年春天，天气就变化多端。昨天还下了场雪，雪花很大，纷纷扬扬地飘下来，落到地上很快就化掉。第二天，气温回升，校园大道上落叶纷纷，再定睛一看，嫩嫩的新叶绽出了小芽。

教师公寓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轰轰烈烈封顶了，单身的教师们最雀跃，一天跑几趟去

视察进度，算过了，一共六十套，没成家的都有份。平时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的赵清有点反常，下了课就捧着个茶杯发呆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乔可欣说春天来了，他思春了。

乔可欣对教师公寓也是冷眼相对，她说：“我是疯了不成，大车店似的，房子都不隔音，衣服都没地方挂。”今早跑操的时候，全校师生都看到她从一辆银色的奔驰车上下来，开车的人没看清楚，只是挥手告别时，手腕一扬，一道金光闪过。聪明的女人好过活，哪怕现在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，乔可欣已经让她的世界里百花齐放。

童悦也没去关注教师公寓，她在接待家长。电话通过几次，人还是第一次见。童悦悄悄打量坐在对面的何也妈妈，齐耳短发，脸上的笑意有点生硬。以前应该漂亮过，只是不知是内分泌失调，还是家有高考生心太累，眼睛下方长了不少斑，颜色很深，人的精神也不太好，不过气势很强悍。

何也这次收心考小宇宙爆发，童悦心里有底，寒暄了几句，忙夸道：“何也进步很大，这次考的是年级第二，特别是数学，比上次多了三十分。”

何也妈妈却没有被胜利冲晕头脑：“一次发挥好又不代表次次发挥好，何况比第一名还少了十二分。高考时，一分就是一千五百人，十二分就是一万八千人。北大和清华每年在青台招几人？有一万八千人排在他前面，他能上什么学校？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骄傲的。”

童悦目瞪口呆，她庆幸实中的校长是郑治，而不是何也妈妈，不然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“话是这样讲，但我们也要看到孩子的努力，不能一味地提要求，有时也需要适当的鼓励。”

“我对自己孩子还是很了解的，我知道他那个瓶子里能装多少水。我今天来找童老师，是想拜托一件事。”

童悦连忙正襟危坐：“您请讲。”

何也妈妈严肃道：“何也这次发挥不错，显然是假期辅导很有成效。我想继续保持下去。后面主课何也会正常上，一些不重要的课和早晚自习，我想让他在家里辅导。”

“哪门课是不重要的课？”童悦谦虚地问。

“语数外之外，分值比例不太大的那些课。”

童悦沉思了下，说道：“何也妈妈，我不是很赞成你的做法。在你眼里，语数外是西瓜，其他的课是芝麻，你要丢了芝麻拿西瓜，可是西瓜是圆的，一旦手滑，岂不是丢了西瓜又丢了芝麻？”

何也妈妈脸黑了：“你和我说什么绕口令，我就是告知你一声，你同不同意我都能



带何也回家，因为何也的妈妈是我，不是你。”

这是没有商量的意思了，童悦压制住心口的怒火，尽量平心静气道：“虽然我只是何也的班主任，但我和你对何也的期待是一样的。这样好吗？你可以忽略我的意见，但请尊重何也的想法。他这个年纪正是叛逆期，千万要注意方式。”

“那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家何也向来听话。”

童悦无语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再说下去两人有可能吵起来。这个时候学生的压力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和同学在一起说说笑笑，还能释放一点。要是一个人被关在家里，有这样的妈妈在旁边盯着，谁能承受得住？

送何也妈妈出去时，童悦假装没看出她的不耐烦，恳切道：“我第一次做高三班主任，没什么经验，但有很多专家可以提供妥善的建议，您去咨询下，别匆忙做决定。”

这话何也妈妈可能觉得顺耳，没说不好，但也没说好，一脸不耐烦地走了。童悦却添了心思，上课时一直朝何也看。何也是真乖，什么时候看过去，他都认真迎视着你。李想在一边偷偷挠他痒痒，他抿嘴忍着笑，始终坐得端端正正。

散晚自习时，倒计时牌上的数字显示是100，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在那儿停了停。

这学期开始，童悦一直坚持骑车。天冷时，骑车脸被北风吹得刺痛，这天气一暖，骑车就是一种享受。拐个弯，车铃按得叮叮咚咚，听着心情也轻快起来。忍不住就想骑得更远些、再远些。

屋子里亮着灯，不是很明亮。钱燕应该在值夜班，童大兵一个人在家总是很节约，最多开一盏小壁灯。

童悦没有上楼，自行车倚着树，她在楼下一个石凳上坐下。在她和彦杰小的时候，两人在夏天的晚上爱到这边坐坐。

二月上旬去了上海，现在已经是三月上旬，华烨那边仍然没有任何彦杰的消息。苏陌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她不敢附和。时间越久，希望越渺茫。

花叶千年不相见，缘尽缘生舞蹁跹。一直以为，即使她嫁了人，彦杰有了女友，他们还能做兄妹，虽然很少联系，可是电波的另一端，他会始终在。

原来有一天，他是会走开的。

在学校还好，回到家一个人待着，想到彦杰就心乱如麻。来这儿，仿佛能感知到彦杰的一点气息，心会好受点。只是想着想着，眼泪就会从眼角流出。她没去拭，任由那温热的液体淌着。

下楼倒垃圾的邻居看到了她：“小悦，你怎么不上楼呀？”

“哦，我准备走了。”她匆忙拭去泪，推着自行车，仓皇逃走。咸咸的液体被风一吹就干了，脸绷得难受。从实中到那儿，再从那儿到书香花园，她骑了两个小时。进屋时，人都快瘫了。

叶少宁在洗澡，浴室内热气腾腾的，勉强看到个人影。他拉开玻璃门出来，她忙转身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裸裎相见。卧室的地板上一只行李箱打开着，里面放了几件衣服。

“我明早去北京，房产博览会，泰华有一个展位。”叶少宁坦然自若地进来，穿衣、擦发。

“一个人去吗？”问完，才觉着自己笨。

他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还是回答了：“不是，还有乐董和欢欢，几位特助也一起。”

他一直叫她欢欢，语气温柔，如邻家大哥，如爱慕中的男子。她嘴角上扬看着窗外：“去几天？”

“四天，住在泰华北京分公司附近的酒店。”

她点点头，这是最近一阵他们讲话最多的了，有点普通夫妻的家常感觉。那个晚上的争吵，还是留下了痕迹。就像一个精美的茶碗，在热水里煮了下，留下了一道肉眼看不见的闷缝，他们只得小心翼翼地捧着，一不留神，碗就成了两半。不是碗娇气，可能是起初的瓷坯就弱。

“北京比青台稍冷点，最好带件毛衣。”她打开衣柜，一低头看到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纸袋，都是她用那张败家卡为他买的衣服，她选了一件黑色的粗纹毛衣。“这件吧！”她递给他。

他接住：“你吃过没？”

“呃，我吃过了。你呢？”她礼尚往来地问。

“我没有。”

她愣住，一时不知如何接话。家中太久不开伙，勉强充饥的牛奶和面包都没有，冰箱里估计就几瓶矿泉水。

“去趟超市吧，我的刮胡刀也该换刀片了。”他说。

这意思是让她和他一起去吗？她想发问，他已经拿了车钥匙在门口等着她了。

他推车，她挑选。刮胡刀刀片的牌子很多，两人头挨着头研究了好一通，最后选了个德国进口的。结账时，遇到了周子期一家，他抱着儿子，韩玉扎了条丝光羊毛的围巾，气色不错。隔了两张收银台，周子期僵硬地朝叶少宁点了下头。韩玉则像没有看到

童悦，自顾和儿子说着话。童悦看向叶少宁，他和周子期的友情大概是回不到从前了，但她不想说抱歉。

超市楼下有家餐馆，点了一份扬州炒饭，两碗海鲜汤。汤有点烫，她喝出了一身的汗。

回家把买回的东西理好，拿了衣服去冲澡，叶少宁先睡了，航班是早晨七点的，他四点半就要起床。卧室里暗暗的，她摸索着上了床，刚躺下，一只手臂横了过来，搁在她的腰间，她在黑暗中僵成根木头。分明隔着一条被子，那热度却穿过被子烙在她的肌肤上，火一般灼人。

手臂就横着，没有再动弹，仿佛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。她轻轻地把手臂拿开，身子往床边上靠了靠。那手臂却像长了眼睛，跟着又搁了上来。这回，她没有再拨开，反正还有层被子隔着！身子僵着僵着，就放松了，后来慢慢睡着了。再后来热得像喘不过气，她努力想睁开眼睛，但是眼皮就像岩石一样，一动不动。意识却相当清晰，她能感觉到整个人都被他裹在怀里，贴得紧密。

“真讨厌机场的早餐，嚼在嘴里像吃纸。”不知是呓语还是嘀咕，说话的嗓音带着刚醒后的一点沙哑、低沉。

她睁开眼睛了。外面天还没亮，一盏盏路灯像一把把张开的大伞，挡住的不是雨，而是黑夜。打着呵欠去厨房，熬粥来不及，她热了牛奶、煮了鸡蛋，把昨天在超市买的南瓜饼解冻后，用文火煎得松脆、焦黄。

一袋十二块，他全吃光了，牛奶和鸡蛋也没剩下。他换衣服的时候，她把行李箱打开，发现他没带牙膏，忙从柜子里拿出一支放进去。酒店里虽然会提供，但他只用云南白药。

三月初的早晨，还是极冷的，他在大衣外面系了条围巾，边照镜子边问她：“去过北京没？”

她捂着嘴，咽下一个大大的呵欠：“没有。”

“明天周五，真是的，周末还要出差。你们也该放月假了吧？”他乌黑亮泽的眸子定定地锁住她。

“嗯！”新学期的第一个月假，想想她都很久没睡到自然醒了。

“时间还早，你再上床睡会儿。我走了！”他笑了笑，抬手摸了摸她的脸。

那笑看似平和浅淡，再看又意义非凡，她怔在那里，好半天都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。

乐静芬坐在酒店大堂内，雍容华贵的气质让经过的人不由自主投去一瞥。她优雅地端起咖啡，对这一切视若不见。晚上几大地产集团的董事长与总经理聚会，她去做了个SPA，没有回房间，直接来大厅里等着。

明天，博览会正式开始。房产博览会是住建部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所搭建的一个平台，也是各大地产公司宣传自己的机会。各家都会使出浑身解数，泰华的展位上展示了三个品种：完工的、在建的、计划承建的。完工的当然是精品，有青台音乐厅，听海阁小区、荷塘月色的单身公寓。在建的就是世纪大厦了。这两个品种都是名设计师迟灵瞳的作品，引人注目是肯定的。但这两个只是引子，重头戏是计划承建的，要吸引投资者、购买者的注意力。展位具体布置是叶少宁负责，车欢欢辅助。

乐静芬发觉叶少宁最近的表现有点让她捉摸不透，凡是她负责的项目，他都让车欢欢打先锋。欢欢在工作中做得不到位的地方，他再指出来并解决。部门领导向他请示事情，他也会咨询欢欢的意见，虽然不见得全部采纳。似乎在悄悄地挪向幕后，慢慢地让车欢欢取代他的位置。

她心中是有小九九，但她从没显山露水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欢欢过了年才二十四岁，想独当一面，翅膀还不够硬。他是看出来什么了吗？以她对叶少宁的了解，这人没这样的心机，或许是她敏感了。

晚上的聚会车欢欢也会出席，席位是她厚着脸皮争取的。但这孩子真是不知轻重，北京她还是小时候来过，早没印象了，这不，拽着叶少宁要他陪她逛逛去。叶少宁要监督展台搭建，让罗特助陪她。她又是撒娇又是卖萌，最后还要耍了脾气，叶少宁温和地看着她，意志却是很坚定。她是噘着嘴走的，很失落的样子。

乐静芬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着，别人会以为欢欢是大小姐作风，她知道，欢欢怕是真喜欢上叶少宁了。她有些后悔，当初不该让欢欢跟着叶少宁的。真是好奇啊，这叶少宁要把叶太太捂到什么时候呢，她真想见上一见。

聚会就放在酒店的一个包间里，都是老江湖了，个个是人精。酒喝得热闹，话说得漂亮，就是真假你自己揣摩着。不过谁也没指望在这种聚会里得个什么消息。地产界主事的女人很少，她又带着女儿，母女俩简直成了道“下酒菜”，从头到尾被打趣个没完。必须要夸下欢欢，不仅打扮得美美的，嘴巴也甜，笑容也可爱，为她增色不少。

一散席，车欢欢就叫开了，说笑得脸都僵了，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：“叶哥，我们去吃日本料理吧！”

叶少宁酒喝得不少，但神志还很清醒：“抱歉，我得回房间躺着去了。我这一动，

什么都跟着晃。”

“就一会儿，行不行？吃完我就让你回房间。”车欢欢上前就想扶叶少宁，他不着痕迹地侧过身子，避到一边。“实在饿得不行，叫客房服务吧！”

“现在能有什么，了不得给你送份蛋卷、送片面包？我就想吃日本料理。”车欢欢一跺脚，脸上是大写的“你看着办吧”。

乐静芬看不下去了，狠狠瞪了车欢欢一眼：“少宁，不要理她。一顿不吃不会死。”

叶少宁笑道：“饿肚子对胃不好，那就麻烦罗特助叫个外卖。”

“你什么都是罗特助罗特助，人家到底是你的特助还是小二呀？”车欢欢气得身子一扭，她哪里是真的不能忍饿，她是想和他单独待着，这是北京，不是青台，他不要再急急地往家赶，他们散散步，吹吹风，想聊多久就聊多久。

罗特助呵呵干笑，他都没吭声，躺着也中枪。

“我陪你去吃吧！少宁，你们都去休息。”乐静芬一脸寒霜地拽着车欢欢向外走去。车欢欢向叶少宁投去求救的眼神，他扭头在和罗特助说话。

一出大门，乐静芬就把车欢欢推到一棵树下，严厉地警告：“欢欢，不管你对叶少宁是玩游戏还是来真爱，现在都给我打住。你爸爸已经让我成为青台的一个笑话，你还嫌笑料不够吗？”

车欢欢内疚地看了看乐静芬，垂下了眼帘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叶哥的幸福是个错误，我不想看他继续错下去，他这么好的人，有权利拥有属于他的幸福。”

乐静芬给她气乐了：“原来你是想做个正义天使啊，他拜托你拯救他了？”

“他什么也没有说，是我自己观察的。他老婆在外面和其他男人幽会，叶哥生病，她不闻不问。叶哥的妈妈也不喜欢她，说叶哥娶她是不得已。叶哥这一阵，大部分时间都睡在荷塘月色的单身公寓，他们貌似分居了。”

“你跟踪叶少宁？”乐静芬听得胆战心惊，欢欢陷得不轻呀！

车欢欢义正词严道：“我只是关心他。叶哥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，体贴周到却不油嘴滑舌，风趣、温和，让我最心动的一点，是他对婚姻的尊重。不管我怎么主动，他都是拒绝。”

幸好叶少宁识相，不然乐静芬幸他的心都有了。“我想你对他可能误解了，他对你的好只是基于你是车欢欢，并不是他喜欢上你了。”

“那是他在克制自己，毕竟他不是自由人士。”

“他要为你离婚？”这真是自己亲生的，用外人的眼光来看，活脱脱一傻瓜。

二十五年前的自己，也这么傻过。跑销售的车城，让她一见钟情，傻傻地追到他家，却看到他手牵着江冰洁。她也觉着只要爱上这个人，其他的都不需要管。

车欢欢自信满满道：“当我越来越好，叶哥自然就离不开我了。你看我现在工作多努力，我不想叶哥一直当我是个孩子。我是个女人，魅力非凡的女人。”

孩子当然是自家的好，在国外又待了那么久，又有泰华的背景，在全国不敢讲，在青台绝对没几人比得上，可是婚姻的事最难讲。欢欢现在大概是十四马也拉不回了，强来不行，乐静芬只得放软了口气，劝道：“欢欢，妈妈还是觉得叶少宁的性子不适合你，不管他有没有结婚。”

“妈，你当初给我写了那么多邮件，说他如何如何优秀，还发照片给我看，目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哦！”车欢欢撒娇地扑进乐静芬的怀里，“承认吧，你也是欣赏他的。事情的走向只是拐了个道，结局还是你想要的，不好吗？”

乐静芬哑口无言。

第二天，博览会隆重开幕，各省都组织了看房团来观摩，会场内还看到不少外国人。泰华的展位前人很多，挤得水泄不通的展位是恒宇集团。昨晚聚会时裴迪文缺席，今天一大早赶来的。不少大佬过去跟裴迪文打招呼，泰华这边是裴迪文亲自过来的，和乐静芬寒暄了几句，便和叶少宁走到一个角落里。远远地看，只见叶少宁频频点头。

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直觉，就像一个猎人，从林子里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有没有猎物。乐静芬不动声色，吃午饭时，她和叶少宁闲聊：“裴董对少宁好像很欣赏。”

叶少宁回道：“滨江的北城整体改建是恒宇做的，非常成功，我向裴董取经。乐董不是说政府有意把郊区重新规划吗？如果泰华拿到那个项目，一定要去恒宇参观学习。”

乐静芬笑了：“我只是在董事会上提了下，想不到你就放在心上。”

车欢欢忙不迭地表功：“叶大哥已经让我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了，我还和设计师们接洽过。”

又是欢欢打前锋，乐静芬心里的疑惑都堆成了山。

这一天进展不错，意向性的协议签订了十多份，回酒店时，罗特助开玩笑地说叶总必须请客呀，大伙太卖力了。叶少宁说没问题，晚上吃羊肉涮锅。

酒店的门童微笑地替他们拉开门。罗特助走在最前面，突然身子一转，冲大家挤眉

弄眼：“今晚没戏了，各自解决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车欢欢问。

罗特助朝里努了下嘴，“瞧，叶太太千里寻夫来了。”

车欢欢从罗特助的肩膀处往里看，童悦一身驼色的大衣，齐膝的长靴，袅袅婷婷地站在总台前，不时拨一下头发朝大门看一眼，当看到叶少宁时，她笑了。

大部分人都没见过童悦，不约而同惊呼：“美女哦！”

车欢欢的脚像被钉住了，整个身子一阵阵地发凉。她从没有这样羞恼过，也从没有这样被激起斗志过。先占有位置的并不代表就是最后的赢家，好吧，开战！她俏丽的面容上露出不太相符的狠意。

叶少宁先是像难以置信地怔住，随即，两道俊眉扬起，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那么的惊喜。他一手提行李箱，一手揽住童悦的腰：“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，路上顺利吗？”

“嗯，挺好的。”她压低音量，绽放着幸福的眼神，柔情似水。

“饿不饿？”

“在飞机上吃了点，有点困。”

“那我送你回房间歇着！”叶少宁温柔道，回过身对等着公布答案的几人介绍，“我妻子童悦，在实中教物理，高三强化班的班主任。”

众人立马换了眼神：“敢情是才女呀，以后孩子读高中，实中不一定进得了，请童老师个别辅导也可以吧！”

童悦落落大方道：“少宁的同事，当然要尽力。”

瞧人家多会说话呀，不管帮不帮忙，听着就舒服。“快去休息，明天让叶总陪你逛逛街。”

“把房卡给我，你和同事吃饭去！”童悦对叶少宁说道。

“让他们等一会儿没事的，是吧？”

众人点头：“等多久都没事。”

乐静芬是最后进来的，震愕不过几秒，谁也没察觉。有些事，理一理，就有眉目了。叶少宁，她默念着这个名字。这些年，还是有点看走眼了。

“你现在还笃定他婚姻不幸福吗？”乐静芬推了一把木雕样的车欢欢，“你如果敢哭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”

一帮人嘻嘻哈哈去吃涮羊肉，服务员是高鼻蓝眼的新疆姑娘，热情又美丽。

乐静芬没有来，她不来也好，众人可以放开来吃喝。奇怪的是一向爱凑热闹的车欢欢也没有来，不过谁也没分神去琢磨，今晚的主题是叶太太。一个个感叹叶总真是人生赢家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娶个老婆，还是美女加才女。“这人比人，就觉着咱们不是人。”叶少宁笑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罗特助汪汪叫了两声，把众人差点笑得掀翻了桌。

叶少宁谢绝了冰啤，只要了杯温开水。众人相互挤挤眼睛，叶总今晚有任务，罢了，放一马。

叶少宁笑笑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。“你们喝着，我去接个电话。”他走了出去。

手机屏幕上，“欢欢”两个字如水波一圈圈地荡漾着。

当初存进这个号码时，微妙的思绪让他用了“欢欢”而不是“车欢欢”。车欢欢，太疏离太生硬，欢欢，却是熟稔而又亲切的，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熟稔和亲切，该说“再见”了。谈不上焦头烂额，但是车欢欢的执着，让他的身体、精神，都已疲惫不堪。

铃声如一个接一个的惊雷，听得他太阳穴都在跳，他苦笑地按下接听键。

“叶哥，你是故意让她来的，是不是？你让我妈妈下不了台，也让我无地自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车欢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能想象得出她伤心欲绝的样子。大概是第一次，她被别人这样对待，他在她心中的形象被颠覆了吧。他无话可讲，沉默如山。

“别自欺欺人了，你们真的相爱吗？才不是，你们是在演一出戏。她喜欢的男人在上海，你喜欢的人是我。我从上海回青台的那天，亲眼看到她在月台上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。那个男人比你帅，买了一堆的礼物给她。”

明明没喝酒，头为什么会嗡嗡作响，心深处似被什么攥着，疼得他脸色苍白。车欢欢从上海回青台，那是什么时候，他在哪里……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他托着额头，艰难地挤出一句话：“这是我的事。”

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因为我爱你，比任何人都爱你。妈妈不准我给你打电话，不准我哭，我现在躲在洗手间。叶哥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待我？你不道德，你差劲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他只能说这三个字。

“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，我……”车欢欢声音戛然而止，电话那端传来“嘟嘟”的忙音。

叶少宁像握住了一个火球，它的热度直烫入胸腔和心脏。他机械地合上手机，对自



己说，不能乱，不能走极端，不能被别人的只言片语蒙住双眼，要冷静，要用自己的眼睛认真地看。

叶一川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，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。好的时候其乐融融，一旦坏了，心中想到的总是对方对自己的伤害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但为什么没分手呢？因为你知道她在意你比在意任何人都多，婚姻需要包容和理解。

爱情似乎是瞬间产生的，但是，真正成熟的爱情却需要漫长的时间，如同一棵树，从播种、萌芽、舒枝、展叶、开花、结果直到成材，绝非是几年所能办到的。夫妻之间感情的培养亦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。它需要漫长的时间，需要了解、理解，更需要谅解和信任。

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讲童悦，哪怕叶少宁在丽江亲眼见到苏陌牵着童悦登机，叶少宁有一点特别笃定，童悦不会出轨。江冰洁的例子放在那儿，童悦在一些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。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，当然这种事也只能一个人心领神会，他和童悦在荷塘月色的第一次，他是童悦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。她二十七岁了，有才有色，男人的眼睛都是自带显微镜，捕捉到一点动静就会围过去。他不会自恋地认为她的坚守是在等他的出现，但事实上他成了那个男人。至于一些事，适度的隐瞒，和善意的谎言一样，无须追根究底。

有一天，他想她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在等待，希望不要太久。在外面站了很久，直到把心理建设做好，他才进了餐馆。

吃完火锅出来，罗特助几个去歌厅K歌，不让叶少宁同行，催着他回酒店陪童悦。叶少宁在路边的元祖食品店买了盒点心，让童悦睡醒了垫下肚子。

电梯上行，“当”的一声，门打开。乐静芬面无表情地站在走廊上：“我在等你。”

“稍等。”他打开房间的门，把点心放进去。柔和的灯光下，床上隆起一团，童悦睡得正香。他轻轻地带上门。

两人去了顶楼的酒吧，挑了个僻静的角落。

“说吧，裴迪文开价多少？”乐静芬咄咄逼人地盯着他，直奔主题。

他沉默。

“什么倾其所有的教导，什么手把手地指点，什么毫无条件的关心，什么光明磊落的让贤，欢欢是个傻瓜，她以为你怎么怎么好，其实是你找好了下家，忙不迭找个人来